

TRUE
STORIES

UFO故事

真的故事

TRUE
STORIES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UFO故事

真的故事

TRUE STORIES

[英] 特里·迪瑞 著
[英] 大卫·怀亚特 绘图
王冬月 译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UFO 故事 / [英] 迪瑞著; 王冬月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3.9

(真的故事)

ISBN 7-5332-4217-3

I . U… II . ①迪… ②王… III .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 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4955 号

真的故事

UFO 故事

[英] 特里·迪瑞 著

[英] 大卫·怀亚特 绘图

王冬月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明天出版社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3.375 印张 59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4217-3

I · 964 定价: 6.0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2-0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True UFO Stories

Text copyright © Terry Deary, 1997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David Wyatt, 1997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Limited of Commonwealth House, 1-19 New Oxford Street, Londo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3

目 录

前言.....	1
躲藏与尖叫.....	5
劫后余生.....	19
灰色的小人.....	33
外星人杀手.....	47
外星人天使.....	63
时空旅行者.....	77
神秘的文件.....	89
后记.....	99

前言



时间：1996年1月15日

地点：英国 达拉姆郡 伯思霍普村

在今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第一次看到了UFO。太阳还在一英里以外的山脊下，还没有完全升起来，却把天空照得格外蓝，就像石磨的牛仔布。而此时的大地仍旧笼罩在冬日的墨绿色中。

几乎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这条长长的公路上散步。狗小跑着在前面带路，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它在公路两边安静的草地上嗅来嗅去。这天早上，我遥望着山谷对面在幽暗的阴影中沉睡着的树林，抬头看着清新、明亮的天空，等待着太阳升起后闪现的第一抹光亮。

但这天早上，我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就在树的上方，有一个东西在天空中盘旋。那个东西的形状像一个又短又胖的雪茄，我推测它离地有不到五英里的距离，并且非常大。

它一动不动，悬挂在那儿盯着我看，就像一只昏昏欲睡的眼睛。

我撒腿就跑，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意识到我要把这个景象记录下来。迷惑不解的狗以为这是个游戏，也拽着我往家跑。我蹬蹬地跑进前门，钻进楼梯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了已经一年多未见天日，布满灰尘的照相机盒

子。我知道里面还有半卷胶卷。我拉开拉链，取出相机和镜头，匆忙穿过厨房，推开后门跑了出去。

从房后可以俯视远处爬满山脊的树林，那个黑色的雪茄仍然在那儿，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我举起相机，发现快门因久未使用而卡住不能动了。我绝望地猛拉弯曲的操作杆让快门恢复活动，然后试图找一个正确的曝光方式让照相机调整好光线，却又发现电池没电了，而且曝光表也失去了作用。

我估量了一下曝光设置，将相机对准那个盘旋着的物体，猛地按下了快门，成功啦！现在我可以有时间来考虑一下曝光设置了。我再一次举起相机，将不明物体放在取景器的中间，轻轻地按下了按钮，咔嚓！

现在，我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长焦镜头。这有点儿像在照相机前加一个望远镜，我小心地将长焦镜头拧上，它使相机变得很重，并且拿不稳。我将它靠在涂着油漆的、冰冷潮湿的门框上，眼睛从取景器中看出去。

现在，我看到这个不明物体在前面只有几百米远，并且，我看到了它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充满了气体的飞船，飞船的下面还悬挂着一个控制舱。无论如何，我拍下了它。

现在，关于这个不明物体没有什么未被证实的。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怪异，就像大多数的不明飞行

物，也就是UFO一样，这是一种可以被解释的景象，它被解释为是目击者的误判。

大多数的目击都像那次一样。

大多数……

偶尔的，也会有一些目击不能被如此轻易地解释，大约每五十例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例。这就是那五十例目击和报告中例外的那个。它使很多人都相信，那在天空中往下的东西不是一个无害的气球，不明飞行物不能被解释成人类，或自然。

如果那不是人类或自然，那它们必定来自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以外的地方，它们必定是外星来客。

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吗？了解是否有陌生人的存在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以下是这些年来曾被报道过的，成千上万的报告中的其中一些。它们被当做一种娱乐故事反复讲着，而真实情况只有讲述那些事件的人了解。它们和那些从相似的案例中总结出来的事实被放在了一起。

至于这些你读到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那就信不信由你了。当然，除非你曾亲眼见过UFO，而且坚信确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并且决不是人类。

[illegible]

很多人认为，外星来客在50年前就曾乘坐他们的高科技太空飞船来到地球。在1947年，“飞碟”确实被第一次用来描述外星人的神秘的机器，但外星访问者在比这早得多的时候就曾来过。这个故事发生在1926年。

我知道那是发生在80年前的事，那时我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儿。但我回忆起它就像回忆昨天发生过的事那样清晰。我一直都拥有着被他们叫做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它。



那是在十一月，街上很冷，并且有薄雾。气灯周围有一圈光环，就像古老的教科书中圣人们的图片一样。像往常一样，喝过下午茶，我们男孩子们就聚集到街角，仅仅是男孩子们。在那时候的英国北部，只有窝囊的人才和女孩子们一

起玩。女孩子们呆在室内，帮妈妈干活或玩布娃娃，男孩子们则在街上玩。

艾伯特·科尔曼是一个只有9岁，个头儿却很高的男孩子。我们都让他来当头儿。“今天晚上干什么，艾伯特？”我问道，“在后面的巷子里打板球吗？”

他把手放在他灰色短裤的后屁股上，怒视着我：“打板球？在十一月？你疯了吗，亨利·托勒？”

我庆幸薄雾使黑暗早早地降临，因为阴暗的光线掩盖了我羞红的脸。“在前面的街上踢足球吗？”理查德·布郎建议说。

“不！”艾伯特厉声说，“自从拉姆斯博顿先生的炸薯条店的玻璃被打破后，警察已经禁止了在那里踢球。”

“那不是我们干的！”小埃迪·里德抽着鼻子说。他总是爱吸鼻子，而且他的鼻子总是在流鼻涕，即便是在暖和的日子里。那个晚上他的鼻子流得就像自来水一样。

“我说的是，”艾伯特叹息道，“警察现在正查呢，过上两三个星期他们就会忘了这件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踢球了。”

“那我们玩什么呢，艾伯特？”我问道。

“捉迷藏。”

“太好啦！”人群中发出兴奋的欢呼声。“以这个灯柱为界。”艾伯特解释说。他指着四个男孩儿，“我们五个人先藏起来。”然后对剩下的人说，“你们五个数到50，然后来找我们。”

“10、20、30、40、50！停！”理查德·布郎喊道。

艾伯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你这个笨蛋！”

“对不起，艾伯特。”

“不许作弊偷看我们藏到哪里，闭上眼直到你数到50。”他

命令道。

“你也不许作弊。”埃迪·里德尖声说，“不准藏到后院，因为那样会犯错误的，还有，也不许藏到墓地里！”

“害怕了？”艾伯特讥笑道。

“是的。”我说。大家都笑起来。在那时，教堂的墓地是我们惟一害怕的地方，现在，连街道本身都是危险的，时代变了。

那天晚上的游戏是我们玩过的最好玩的游戏之一。我们悄悄地走到角落，然后向四周偷看，看那些正在藏起来的人，我们要试图在那些人看到我们之前找到他们。当你看到一个令你毛骨悚然的阴影在移动时，你就知道你找到了一个。然后发疯般地跑回到街灯柱那儿，一边笑一边大喊一声：“停！”

但时间过得太快了。没一会儿，我就听到一个最不愿听到的声音：“亨——利——”

“噢，不！”我呻吟道，“我在这儿，妈妈。”

“假装你根本没有听到。”埃迪建议说。

“她会来拧我的耳朵！”我叹息道，“她明天晚上也不会让我出来了。”

我拿起扔在沟里的夹克，在泛着光的鹅卵石上一路跑回到前门。“爬山去贝德福德耶了吧？”妈妈突然说道。我张了张嘴想要争辩，但还是改变了主意，没精打采地上了楼梯。

房间里很冷，我不想穿那冰凉的睡衣，所以只是脱掉黑色的靴子就爬进了被窝。我忘记了拉窗帘，街上的路灯在我的枕头上投下了摇曳的蓝白色形状。外面传来男孩子们玩耍的声音，靴子和木底鞋踩在鹅卵石上的咔嚓声和喊叫声。

我根本不能入睡，不能。我得回到外面继续我们的游戏。衣服还没有脱掉，我光脚踩在地板上，拿着鞋，掂着脚尖下

了楼梯，出了大门。妈妈正在和住在8号的女人聊天。我穿上鞋，跑到街上。我知道在爸爸从酒吧里回来锁上大门之前，至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还以为你回家了。”艾伯特说，就像是一个苛刻的老师。

“只不过吃了一盘儿烤肉和面包。”我说，然后又一次加入人到游戏之中。寻常的藏身之处似乎都被发现过了，男孩子们跑得更远，远得过了教堂，过了墓地。在那儿，树上的水珠滴到墓碑上，就像是一串湿嗒嗒的脚步声，一瘸一拐地穿行在黑暗中。

我哆哆嗦嗦飞快地穿过一条条街，来到一条离我以前走过的路很远的街，街名叫“合作路”。

这个胡同漆黑一片，只有一点黄色的灯光撒在这条窄窄的巷子里。就着那一点光亮，我看到了一个移动的影子，还听到一点微弱的声音。在这一轮游戏中，所有的人都被找到了，除了艾伯特。如果我可以找到他，并且还发现他违反了要求藏到了后院里，那我就可以大喊一声“找到啦！”然后率先跑回到那个街灯柱那儿。

我蹑手蹑脚地沿着胡同走，紧贴着那黑色的、粗糙的砖墙。真希望爸爸没在我的靴子底下钉了这么多钉子。终于，我来到了散发出淡黄色灯光的院子的后门。从那个院子里传来一种神秘的嗡嗡声，我这才想到，藏在那儿的可能不是艾伯特。

我在门柱周围偷偷地往里面窥视，那不是艾伯特，实际上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是人类。

后面厨房的窗帘开着，灯光正是从那儿散发出来的。有三个人在向里面张望，他们都和我爸爸差不多高。我记得爸爸

说过他的身高是5英尺8英寸，这也许可以让你更明白。他们穿着银色的套装和金属的头盔，他们的靴子和背在后面的包都是黑色的，他们的包看起来像是宇航员登火箭的服装，包上的管子和头盔连在一起。

我被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脏话吓了一跳，如果妈妈听到了，她一定会拧我的耳朵。但这声音让那三个人转过身来，我再次被震惊了，他们透过头盔前面的玻璃盯着我看，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脸，他们有着黑色的、狭长的眼睛，应该是鼻子的地方有着一一条窄窄的裂缝，没有嘴。

“艾伯特警告我说不要进别人的后院。”我对自己嘟哝着。

站在中间的那个人看起来比其他两个都要高一点。他向前走过来，并发出一种滑稽的，类似流入下水管道的脏水所发出的汨汨声。

我一边走一边说着：“请你再说一遍好吗？我没有听清你说的是什么？”

我撒腿就跑。艾伯特正在往街灯柱子那儿跑，艾伯特是我们这条街上跑得最快的，但我超过了他。当我转了一个弯来到我们街上时，我的靴子在鹅卵石上擦出了火花。“快，亨利！你要打败他啦！”男孩子们欢呼着。

“他这是要去哪儿？”小埃迪说。我噤噤地跑过他们，也不理会街灯柱子，在鹅卵石上一路狂奔回我家前门，扯掉鞋子，打开门，奔上楼梯，就像是一个被烧着尾巴的老鼠。我也顾不上穿睡衣了，直接钻进了被子里，瑟瑟发抖。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爸爸在我门口转悠着，嘴里还像往常一样念念有词：“黑夜黑夜睡得好，当心别让跳蚤咬。”

我的下巴闭得太紧了，无法回答。“睡吧。”他对妈妈发出不满意的嘘声，就一起去睡觉了。睡觉？我想我再也睡不着了。

现在，这些都应当被忘掉了，我也以为是我做的一个梦。但第二天在学校，老师在谈到五个星期后的圣诞节时说：“三个智者来到马厩看望耶稣。”

我说：“我见过他们！”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它们从我的嘴里跑了出来：“我在合作路的后院里看到了三个智者。”

一开始老师威吓我，说我亵渎了圣经，要揍我。但我一口气给他讲完了这个故事。我一定讲得很精彩，因为全班都在非常安静地听我讲。

不知怎的，这些话上了报纸。第二天晚上，我正坐下来吃面包和果酱，还有一大杯茶，一位记者进来采访了我，我的照片上了报纸。人们给报社写信说，他们在同一天晚上看到了奇怪的灯光。一连几天，我的同学们都在谈论这件事。

但这件事只是昙花一现，圣诞节前报纸报道了此事，几天后就被人们忘记了。在我看来，这件事除了很有趣外，远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幻觉。

因为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爸爸依然在他的圣诞假期中，他坐在壁炉旁边，把脚放在壁炉里，吸着一个烟斗。妈妈在为他打一双新袜子，他总是把脚放到壁炉里，这让他穿坏了很多双袜子，他就是这样。

“是谁在敲门？”妈妈说。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搞清楚。”爸爸说，但他并没有动。

妈妈放下她的毛活，盯了爸爸一眼，快步走到门前。我听见过道上传来一些声音：“是托尔勒太太吗？”一个声音问，“我们是作战部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跟小亨利谈一谈？”一个嘶哑的，有着奇怪口音的声音机械地问道。

“怎么了？进来吧，先生。”我听到妈妈说着来到了客厅，

两个身穿黑色套装的人跟在她身后。他们身上有某种说不出的东西让我发抖，尽管我正坐在壁炉前的厚地毯上。我正在玩我的圣诞礼物，一个木制的火车模型。

妈妈从餐桌那儿拿来两把椅子，两个男人坐了下来。他们的后背像椅子背一样直，他们的脸像煤气灯一样苍白，眼睛比圣诞节还要冷。他们其中一个人把一个黑盒子放在桌子上，另一个人开始了谈话。

“好了，亨利，”那人说。他几乎不动的，有光泽的红色嘴唇让我感到昏昏欲睡，我无法把眼睛从他那儿移开，“你对报社讲了一些故事，是吗？”

“是的，先生。”

“但那不是真的。”他压低了那呆板的声音，并有一点威胁地说，“你编造了一个故事。”

“嘿！我们的亨利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孩子，但他不说慌。”我爸爸开始抗议，但突然，他的嘴就闭紧了，而且变得呼吸急促起来。我注意到妈妈也像被冻住了一样，毛衣针还在她的右手里拿着。

“事情是这样的，亨利。”那个男人继续说，“你睡着了，梦到了你出去玩。还梦到一些穿银色衣服的奇怪的人。”

“我没有！”我反驳道。

“你有！”那人坚持说，“你想出这个故事，是因为你宣称你见到了三个圣人，这让你很麻烦，老师很生气，所以你编了这个故事。”

“不！男孩子们都看见了我，我在床上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又跑了出去。”

“所以，你违反了你父母的要求！你编了这个故事，这样你父母才不会因为你偷偷跑出去而惩罚你！”他大声说道。

“我没有！”我大喊着。

“你有！你知道你传播外星人入侵这样愚蠢的谣言会引起恐慌吗？幸运的是没有人会相信从一个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话。”那人说道。他的声音降得很低，他嘴上的红色开始变得像涂了口红一样，他的脸因扭曲而变得不匀称。

“这是事实！”我哭着说。

突然，他站起来说：“我们走吧，376号。”他那位拿黑盒子的同伴站了起来，两个人阔步走到门口，走出了我家。门哐的一响，他们消失了。

妈妈摇了摇头。“好吧！我到楼梯下端去看看！”她大声说。

爸爸看了看他那已经熄灭的烟斗，迷惑地眨眨眼：“你说什么？”他说。

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我或许曾经怀疑过那天晚上我在合作路看到的東西，但那两个黑衣人的来访使我相信我确实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我不应该看到的東西。

一些超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東西。

如果再让我活70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我遇到了三位外星智者。